

中国历代改革家文学传记丛书

● 李建盛／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MENGDUANDIXIANGLU
WANGANSHI
ZHUAN

梦断
帝乡路
王安石传

梦断帝乡路
王安石传

● 李建盛/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梦断帝乡路
——王安石传

作 者 · 李建盛

出版 发行 · 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张自忠路 139 号

邮编：300020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插页 4 印张 12½ 字数 280000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5306-2693-0/I · 2407 定价：18.60 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有关北宋时期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与文学家王安石的文学传记。作品以翔实的历史资料为基础，重新塑造了王安石这一历史人物形象，真实地记录了王安石一生不同凡响的业绩。本书以当代意识观照历史，不但生动地展示了王安石变法的壮丽场景，广泛而深刻地揭示了北宋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真实社会状况，而且以全新的眼光对王安石及其改革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权力与良知、理智与情感、激进与保守、改革与反改革同存共处，形成了人物的心灵变化史，构成了一个时期社会变革图。这是一部浓缩了历史的动人之作。

目 录

第一章	帝乡无路	1
第二章	进士第四	12
第三章	有志难酬	28
第四章	县官豪情	42
第五章	在江湖之远	64
第六章	但求有功不求无过	82
第七章	上皇帝万言书	111
第八章	京城失意	136
第九章	权力需要时机	159
第十章	走向皇帝	183
第十一章	风雨飘摇	205
第十二章	整肃官场	235
第十三章	变法与反变法	260
第十四章	宰相的痛苦	288
第十五章	皇帝需要王安石	312
第十六章	泪洒金陵路	337
第十七章	钟山孤独梦	363

附 录 年 谱.....	387
主要参考文献.....	391

第一章 帝乡无路

王安石曾经说过，天地发生变化并不可怕，人们说些什么不必顾忌，祖宗的法令制度没有必要守着不放。这种信念支持了他的旷古未有的宋代大变法。如今，王安石垂垂老矣。他闲居钟山的半山园里，骑着一头驴，踟躕于山水寺庙之间，那双迷离的眼睛，带着忧郁的神情，心灵的深处藏着无限的孤独和痛苦。

北国皇都，乍暖还寒。大小官僚进进出出于皇宫的门庭，朝廷大臣静侍左右，问候神宗皇帝多病的龙体。

这意味着两个曾经携手同行鼎力变法的人正在走向生命的终端，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时代正走向终端。

是为公元1086年。

与皇上如影随形数年的前宰相王安石，虽远居在钟山脚下的江宁府中，但也许朝廷中没有任何人会像他那样虔诚地希望皇上圣体复安，也不可能像他那样与皇帝的生死息息相关。

他那双憔悴的面孔和恍惚的眼睛显示出，他的心情比朝廷中的任何人都急躁，他已经在自己的内心中为皇上做过无数次的祈祷，这种祈祷比朝廷中的任何大臣都真实和虔诚。

虽有消息说，这两天皇上的身体有所康复，朝廷正在恢复往日的平静。但他的心里非常清楚，那表面平静的大宋朝廷背后正

隐藏着一场权力争斗。大赦和祷告无论如何难以救治大宋的弊病和挽回皇上的健康。

1085年正月初三，本来就多次染病的神宗皇帝，身体突然变得比以往更为糟糕。他避居正宫，命令朝廷宣布大赦天下。

1085年正月初十，神宗皇帝的病越发严重，连亲自前往祖宗寺庙祷告的能力也没有了，只好命令他的辅政大臣代替他到景灵宫祷告，并分派各路大臣分别祭拜天地、宗庙和社稷。

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三省和枢密院的僚臣们依照官职的大小分批到寝宫问候皇上，皇上朦胧依稀的眼光中映现着一张张活得比他更长久而又更健康的面孔。

王安石也许已不太在乎朝廷的变更，这种变更好像是古已有之的朝政规律；即使是皇上身体康复，也同样改变不了正在发生变化的朝廷，因为这种变化自从他离开朝廷之日起就在悄悄发生。但他的心中充满着莫名的恐惧，双手扶着床沿，发出无可奈何的叹息。他意识到这种恐惧不只是生前的，而且是身后的，不仅是个人的，而且更是朝纲朝纪举国上下的。

对于任官三代皇帝的王安石来说，他很清楚地知道，现在的朝廷会发生什么事。他也清楚地知道，在神宗驾崩之后，朝廷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他将会得到什么样的名声。

事实确实像王安石所想的那样，朝廷大臣们在悄悄地为皇帝的死去做准备，朝廷要臣们在积极地为自己未来的朝中地位谋划。弄不好会有一场血战发生。

留恋山水之间吟风咏月，读书论佛忘怀人间世事，观流云赏游鱼于钟山脚下多年的王安石，心中重又卷起他多年来淤积于内心深处的政治情结。沿袭多年未变的熙宁变法，很有可能在神宗皇帝撒手西归之时，被朝廷中的反变法人士轻而易举地抹去。

这对于历史，不知是祸还是福。

此时，在朝廷中任宰相的是蔡确和王珪，这两个能力不大而又野心勃勃的人，为着各自的政治目的积怨已深。吕公著和司马光的势力又在不断上升。早些时候，神宗就表示过要重新重用司马光等人。司马光对神宗和大宋朝廷的忠诚在皇上的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只是神宗皇帝为了利用王安石使自己成为中兴之主推行拯救朝纪朝纲的改革方略，才暂时把他悬置了起来。

蔡确非常担心神宗皇帝会重新起用司马光等人。如果真是这样，就不但会影响自己在朝廷中的地位，而且他的宰相职位一丢，还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于是他想尽了一切办法，做无数的许诺把吕公著和司马光的门客邢恕拉到自己这边来，他成功地把邢恕变成了为自己卖命的心腹。

邢恕平时与皇太后的两个侄子高公绘和高公纪交往甚深。皇帝刚刚卧病不起时，邢恕就悄悄向高公绘打听皇帝的病情。高公绘便把皇帝险恶的病况告诉了他。邢恕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蔡确。

于是，蔡确就把崇文院校书邢恕请到自己的家里，在酒足饭饱中策划了一个阴谋。蔡确派邢恕邀请高公绘和高公纪到他这里来一起谋划，但被他们拒绝了。

这天晚上，蔡确和邢恕的心里都很不安宁，辗转反侧地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第二天，蔡确又派邢恕将两人请到东府宰相办公的地方。

蔡确对他们说：“你们作为皇上的侄子，应该关心皇上的病情。邢恕知道用什么样的药方能够治好皇上的病。”

高公绘和高公纪信以为真，急急忙忙地跑去见邢恕。邢恕

说：“我家的桃树开了白花，可以疗治皇上的大病。这个说法绝对真实，可以在《道藏》中找到根据，我希望你们为了皇上的身体去看一看。”

到了邢家大院，他们却没有看见什么白花，院子里的桃花都是红色的。两人惊讶地叫道：“邢职方，白花在哪呀？”

邢恕握着他们的手说：“右相让我来与你们二位说说心里话。如今，皇上的病有增无减，而延安郡王太小，雍王和曹王都是年轻的藩王，还不晓政事。”

这话一出，吓得高公绘和高公纪直哆嗦。他们说：“你这是什么话，你想置我们一家于死地呀！”说着，撒腿就向家里跑去。

邢恕的阴谋没能得逞，他便反过来说雍王赵颢心地不正，有觊觎皇位之心。本来，在王珪的谋划下，皇后也不准备立延安郡王而立雍王为太子。邢恕知道蔡确与王珪向来不合，心想，要保持蔡确的地位就必须排斥王珪。于是邢恕就想借立王之事趁机陷害王珪。

现在，邢恕在蔡确的宰相府中，趁无人之际一遍又一遍地问蔡确：“您知道皇上现在的起居情况怎么样吗？他有康复的可能吗？”

蔡确说：“我听说皇帝的病情大有好转，正准备选择吉日临朝主事。”

邢恕说：“阁下身为宰相，怎么连皇上的病情都不知道，您这宰相是怎么当的？我告诉您，皇上的病又复发了，现在皇上正双目直视，口不能言。我听说宫廷已作另外的安排，宰相主持外间的事务。等到哪天一纸下来，指定某人为皇帝，那您老的命就难保了。您想想您有功于朝廷吗？有人拥护您吗？”

蔡确浑身惊恐，冷汗直流，急切地问邢恕该怎么办。

邢恕诡秘地说：“今年春天延安郡王要出阁，这是皇上去年冬天已明确表态的，朝廷里的大臣没有人不知道这件事，唯独您这个宰相还蒙在鼓里。您最好是尽快借探视皇上病情为名，率领同列诸官进宫，在皇上面前首先提出这件事。如果东宫太子之位因您的提议而确定下来，那您在朝廷中的地位就稳如泰山了。”

蔡确深以为是，点头赞许。

邢恕又说：“此事千万谨慎，不可大意。这事只能让子厚（章惇）知道。”

蔡确告知章惇，章惇表示毫无异议。

于是他们便与开封府知府蔡京商定，到那一天，蔡京带领精兵在外廷守候，如有情况，便立即采取行动。大臣讨论皇位继承的问题时，如果有人反对，就派士兵进去把他杀掉。

当天，三省和枢密院的官僚们入宫探视皇帝。起初，谁也不敢提皇位继承的事。神宗皇帝微微噙动的嘴唇似乎在说些什么，而对外面的精兵和阴谋全然不知。皇后示意各位大臣退出寝宫。

表情不同的面孔出现在枢密院南厅，诸位大臣三五成群地静候在南厅里，商谈和猜测皇上那双微微噙动的嘴唇里发出的究竟是怎样的信息。等得不耐烦的蔡确和章惇用犀利的目光注视着站在旁边的王珪，希望他发点反对意见。只要他一有反对意见，就第一个把他杀掉。然而这位口吃的宰相却令他们感到非常的失望。王珪连说数声“是”之后，便慢吞吞地说：“皇上有自己的儿子，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蔡确和章惇只能面面相觑，双目直对，精心策划的阴谋化为乌有。朝廷终于避免了一场流血战争。

诸大臣重新入奏，皇上点头表示同意立延安郡王为皇太子。于是大臣们退出寝宫。正好在殿前碰上雍王和曹王，章惇对他们

大声说道：“立延安郡王为太子，我们怎么办？”

雍王说：“天下臣民太幸运了。”章惇说：“那是，那是。”蔡确和章惇故作欣喜状，悻悻然而去。

1065年3月1日，所有执政大臣都按时来到了内宫东门，高矮不同而又错落有致的大臣队伍，带着严肃的神情进宫请安。皇太后在垂帘后面召见各路大臣，那位年幼的皇子稚气十足地伫立在帘外。

太后说：“皇子品行清雅，超拔出众，勤勉好学，如今能背诵七卷《论语》，不喜玩耍，唯习书法而已。自从皇上卧病服药以来，已经手抄了三卷佛经为皇上祈福。”说完，便把皇子抄写的佛经给王珪等人看，充满稚气的书法确实不乏工整。王珪等人便立即伏身拜贺。于是宣读制诰，立皇子为皇太子，改名为赵煦。命令有关官署选择吉日良辰，准备仪式，正式封册。

神宗皇帝下诏：“目前的一切军国政事暂由皇太后处理，等身体康复，再依常规办理。”朝廷暂时显示出以往那种表面的平静。

1085年3月2日，宋神宗命大臣们向全国宣布大赦天下。朝廷大小官员秩序谨严，神情肃穆，心地虔诚地向天地、宗庙、社稷和祖宗山陵祈祷，保佑神宗皇帝圣体平安，万寿无疆。朝廷大小官员们一俯一仰的祈祷仪式似乎标志着现在的朝臣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齐心协力，此刻的朝廷，也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忠诚于皇帝和朝廷。

皇上的身体却不可能有康复的时候了。此时的神宗迷迷糊糊，不晓人事。只有憔悴的脸上镶着的那双眼睛还在缓慢地转动，微弱的目光不断地闪动着，时而停留在墙上贴着的那幅王安石道劲有力的字上。

司马光最懂得皇上的意思和心理，但他也知道这个时候最不能让皇上知道他自己的意思和心理。他只好咬着牙低声地对吕公著说：“王安石害苦了皇上，害苦了朝廷，也害苦了百姓。”

远在钟山脚下养病的王安石老人，当然不知道司马光现在在说什么，尽管他知道那位传统守旧、满腹经纶的大臣迟早会改变以前的一切。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带着漠然的神情面北而坐，那双迷离的眼睛也朝北面望。夫人吴氏陪伴着他，关切地问道：“您在想什么呢？”

好久，王安石才把目光移向夫人。他说：“在想皇上哪。这是历代少有的皇帝呀！皇上一去，以往的所为都将如江宁边的一江春水，一去不复返哪！”

1085年3月5日，宋神宗在福宁殿驾崩，他的政治生涯和生命历程就在他三十八岁这一年打上了句号。

宰相王珪向众臣宣读皇帝的命令：皇太子登上皇位。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德妃朱氏为皇太后。所有军国政务由太皇太后处理，遵照章献明肃皇后主政的旧例。

整个朝廷在逐渐地洗去先帝故去所带来的悲哀。宋代的政治和历史在悄悄地发生变化。朝廷的纷争和政治的格局即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现在，只有一个人的心中正深深地眷恋着已经过去的时代。这就是先朝宰相王安石。

1085年10月24日，京师举行隆重的葬礼，下葬神宗皇帝子永裕陵，带着他所有政治革新的迷茫之梦，彻底地告别了他生存了三十八年的世界。

王安石此时才相信神宗皇帝真正地远离了他。

他痛哭流涕，这是发自他内心深处的哭声。泪水有如江宁边

上的长江水，冲洗着他那苍老的面孔。

拒排众议而支持王安石鼎力革新的神宗皇帝终于离他而去，面新执政的新旧官员们又在急剧地推出他们的政治方略。晚年身体脆弱的王安石同样如行将就木时的神宗皇帝，地球依然运转，但他再也无力于朝廷了。

1085年10月25日，宋哲宗下诏禁止施行方田法。

王安石知道，他与神宗精心策划和多年耕耘的一切都将随风而去。此时此刻，除了那只书写了无数政府公文和诗文的手还能表达他的心情外，此时的王安石，就只有内心中的那份遗憾和目光里的那种忧郁。泪水中用他那双颤抖的手，写下了两首挽辞：

将圣由天纵，成能与鬼谋。聪明初四达，隳义尽旁求。一变前无古，三登岁月秋。讴歌归子启，钦念禹功修。

城阙宫车转，山林隧路归。苍梧云未远，姑射路先晞。玉暗蛟龙蛰，金寒雁鹭飞。老臣他日泪，湖海想遗衣。

这两首挽辞是如此的情真意切，对已经逝去的宋神宗是这般赞美和敬仰。换一个角度看，王安石又何尝不是在抒写自己多年的革故倡新的政绩和那颗忠心耿耿振兴朝纲的心灵呢？他所痛悼的不只是死去的皇帝，他所痛悼的更是他与皇帝共同进行的旷代未有的改革大业即将在大宋历史中消逝。

在神宗皇帝驾崩后的一年中，王安石经常神情忧郁地行走在钟山脚下幽静的林荫道中，他的心情和身体虽然在家医和家人的精心照料下稍有好转，但无论如何也无法阻止生命发展的

自然规律。

司马光执政，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几乎把王安石和吕惠卿他们设置的新法全部废除了。他们依然以道德和权力的眼光来看待王安石的新政，他们显然缺乏经济眼光。

有人对司马光说：“熙宁、元丰年间的旧臣，有很多是善于献媚的小人，如果哪一天，有人以父子情义的名义，说哲宗应该继承他父亲的法令制度，在皇上面前挑拨离间，灾祸便不可避免。”

“如果上天保佑大宋的话，就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司马光神情严肃地说。

1086年2月，司马光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此时，王安石正躺在他的病榻上。一日，他的小弟弟王安礼拿着京城邸吏的报告给他看。王安石怅然若失地说：“司马君实要做宰相了。”

王安石在相九年，推行了八项新法，现在只剩下免役法、青苗法和将官诸法了，而免役法又是王安石深信最好的新法。潮起潮落，在这位久经朝廷风云的老人心中早已习以为常。他知道这项措施也会被司马光废掉的。尽管那位曾经或多或少地赞成过后来又激烈反对过他的新政的大文学家苏东坡现在仍在司马光的面前或多或少地肯定王安石的免役法，指责司马光正要重新推行的差役法也有很大的弊病，但他还是敌不过这位朝政大臣。

废除免役法的这一天终于来临。司马光上书皇帝，陈述免役法的五大祸害。司马光说：“以前，上等户人家轮到充役之时，可以交纳一些钱，年限期满后便可停止。而现在则年年出钱，所交之钱比往年要多，却没有实际效果。此为第一大害。以前，下等户人家并不充任公役，而现在都要出一样的钱，此为第二大害。以前服公役的人都是当地善良的百姓，而现在招募的都是各地的流浪之民。做衙役则贪赃枉法，管理财物则侵吞公物，盗为己

有。此为第三大害。农民拥有的财产不过是些粮食和布帛，遇到灾荒之年，只能倾家荡产，无以为生而四处流浪，此为第四大害。提举常平司只顾多收免役钱，上交朝廷，以此作为升官的资本，此为第五大害。如此祸害，岂有不罢之理。”

司马光强烈请求罢免免役法，皇帝下谕旨命令罢去。尽管这是王安石预料之中的事，但当他听说司马光要罢去免役法恢复差役法时，愕然失声，老泪纵横地说：“难道此法也要罢去吗？”

一时间，他竟然说不出话来，这简直把一家人急坏了。过了好长时间，他才说：“此法不可罢。安石与先帝议之两年乃行，其中道理无不曲尽。定然后悔莫及！”

1086年4月，王安石病情急剧加重。

此时的四月南国，和煦的暖风和明丽的阳光，洗刷着早春残留的点点寒意，江宁府边的长江水波平清澈，清风丽日下闪现出粼粼波光。钟山的秀丽山水如往日一样吸引着无数游客。寺庙中烧香祷告的人们，燃起滚滚浓烟，在红彤彤的烟火前，默默地祷告国家太平和永保平安。

王安石迷离的目光在阳光下闪动。

南国的四月，又正值多雨的时节，淅淅沥沥的春雨，使南国的山水变得更加清幽。云雾萦绕的山川和雨中灰色的大地，带给人们抑郁和烦躁。江宁府边的长江万里水和帝乡的大河漩涡，却在不断地奔涌着向东流去，流动着王安石不解的惆怅和憾意。

多变的时节恰如多变的朝政。风平浪静和潮起潮落的政界生涯和人生历程，正如激动人心而又不免悲凉的交响乐，在行将就木的旷代风云老人王安石心中翻滚。

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年，王安石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变得坦然和平静。但有谁知道即将走完自己生命路程的王安石此时

那种难以言说的悲凉和苦涩呢？

往事最不堪回首，往事又不得不回首，往事也最值得回首。往事中讲述所有的人生故事，往事中包含着所有的人生秘密，往事中蕴涵着所有的人生遗憾。平民百姓尚且如此，又何况是曾经左右过一代皇帝，激起朝廷种种风波，招致种种罪名的宰臣王安石呢？

历史似乎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可历史又总是由人参与的历史。能左右一时历史的王安石，又怎能左右所有的历史呢？左右历史的人，最终也会被历史所左右。这位左右了宋代历史的改革家，与许许多多的人一样，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历程中，也只能面对现实，在自己的心中回顾轰轰烈烈的年代和自己过去的历史。

面带忧郁神情恍惚的王安石躺在江宁府的病榻上，辗转反侧。那双不乏光泽的目光似乎总在搜寻着什么。帝乡已无路，前程亦云迷。老臣他日泪，在感慨昨天雷厉风行的故事；湖海想遗衣，想的是自己轰轰烈烈而又不无遗憾的朝臣生涯……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得声名待人说。